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女娲山》第五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楚风

[单位]

[摘要] 犯人们从号里排着队出来打饭。一个个都弯着腰双手捧着碗，颤抖着去接那两碗保命汤。突然“哗啦”一声，一个刚进来的犯人，因为不知道规矩，一只手拿着碗接饭，被杨金友一脚把碗踢到头上，又掉到地上摔得粉碎。杨金友照那个犯人屁股上踢上了两脚，让那犯人脸朝墙跪着，他让一个民兵拿来一只碗让他用头顶着，一直跪到开完饭。民兵们把大盆子抬走后，地上漏了一大摊红薯面汤，四五个犯人见杨金友不在场，都像猪一样趴在地上争抢着舔起来。他们头顶着头，像几只羊在顶架。不料被从厕所出来的杨金友看到了，他飞快跑过来，两只脚踩住两个犯人的头，把他们的鼻子和嘴捂在地上的饭汤里憋得透不过气来。

[关键词] 《女娲山》;第五章

犯人们从号里排着队出来打饭。一个个都弯着腰双手捧着碗，颤抖着去接那两碗保命汤。突然“哗啦”一声，一个刚进来的犯人，因为不知道规矩，一只手拿着碗接饭，被杨金友一脚把碗踢到头上，又掉到地上摔得粉碎。杨金友照那个犯人屁股上踢上了两脚，让那犯人脸朝墙跪着，他让一个民兵拿来一只碗让他用头顶着，一直跪到开完饭。民兵们把大盆子抬走后，地上漏了一大摊红薯面汤，四五个犯人见杨金友不在场，都像猪一样趴在地上争抢着舔起来。他们头顶着头，像几只羊在顶架。不料被从厕所出来的杨金友看到了，他飞快跑过来，两只脚踩住两个犯人的头，把他们的鼻子和嘴捂在地上的饭汤里憋得透不过气来。“还欠吃不欠吃？你们这些猪，这些狗！”杨金友在两颗晃动着的人头上像玩杂技一样，扭着屁股挥舞着双手。“吃亏就在于不老实。”监狱长余建中背着手在边上笑着说。一天，从对面的牢房里传出抗议声：“哪条法律规定监狱不准看书？我要看书，我要读马列著作！”申阁剑隔着铁栏看到那间牢房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只见他面目怪异，眉和眼的距离很近，眼很小，两颊深陷，稀发蓬乱。“李喜工，你这个老反革命分子竟敢如此猖狂！”杨金友骂着，一枪托砸到他腰上。只听李喜工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接着杨金友和两个民兵一齐上去，拳打脚踢，不一会儿李喜工只有微弱的呻吟声。杨金友骂道：“我看你龟孙还学不学？我看你还学不学？你这只猪，这只狗！”“吃亏就在于不老实！”监狱长余建中不紧不慢地走过来骂了句，又不紧不慢地走了。“真不愧是反特权运动的第二号人物，有点种气！”申阁剑悄悄对同号的犯人范贵生说道。自从申阁剑被送进监狱后，外边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但城里批判他们这一伙反革命分子的广播喇叭声他倒是听得清清楚楚。运动正在深入，任何犯人的家属都不准来探监。范贵生对他说：“我出去干活时，听一些犯人讲，于成基可能要从劳改场押回来和解景占一起枪决。汪书载至少要判二十年以上。还有人说你将来不判无期，也要判二十年。”申阁剑听了这些消息，心里非常惊慌。他迫切想知道于成基，解景占和汪书载的情况，也担心着家里的亲人们，特别是母亲的“神经官能症”怎么样了，母亲的病完全是被自己的事吓出来的。“申阁剑！”有个叫朱泰的民兵喊道。申阁剑想：可能是木笼子做好，让他第一个去钻。这一段时间，被定为态度顽固的犯人们都在担心钻木笼子的事。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来到大门口看守室。他“啊”了一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周洁珍拿着几件洗过的衣服和一纸包吃的东西，站在他面前。周洁珍泪流满面地说了一个字“你……”便说不下去了。“把东西留下，你快走，让他们发现可不得了！”朱泰紧张地说。“不要哭，洁珍，我很好。”申阁剑手扶着门框说。“我给你拿了几个菜角子。”周洁珍说着朝包馍的纸包使了个眼色。“幸亏朱泰哥冒险帮我们，不然我根本无法进来。”她说话时一直看着朱泰，显出十分感激的样子。“快走吧！你这样会给他加罪过的。弄不好还会把我也关进去。”朱泰催促道。周洁珍递过衣服和菜角子，眼泪泉涌一般流了出来，“你多保重，我会常来看你。”她擦了一把泪水看着朱泰说：“今后全指望你照顾他了，朱泰哥你看他都瘦走样了。”说完她“哇！”的一声捂着脸跑出监狱大门。申阁剑摇摇晃晃返回牢房，他回过头用感激的目光看朱泰时，他正用袖子擦额头上的冷汗。杨金友的那些严酷的规矩坚持了不到一个月，那些素质极差的民兵先吃不消了。他们的屁股像钻了蛔虫，坐一会就要到院子里扭一圈。如果杨金友不在时，他们便在前院打扑克牌，犯人们因此也轻松不少，要是过去，朱泰根本不敢放周洁珍进来。朱泰反复对申阁剑说必须在杨金友回来前把馍吃掉，否则哪个犯人都想立功告到杨金友那儿，那问题就麻烦了。牢里的十几个犯人看见他带来一包子油炸菜角馍，一个个像饿死鬼瞪大眼睛盯着那些菜角馍。另

说申阁剑自愿把菜角馍平均分给大家，就是他不愿分，犯人们也一定会扑上去把他抢个净光。“两个人分一个，注意别把纸条吃下去了。”申阁剑把菜角馍平均分给大家，他和大家一样，同范贵生分吃一个。范贵生先是推让了一下，后来把那半个菜角拧下一个角儿放到申阁剑手里，接着所有犯人都照着做了。然后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馍馅里边寻找纸条。“纸条！快！”一个犯人小声说着从嘴里吐出一个小纸卷，放到申阁剑手里。申阁剑把咬成了扁状的纸条子慢慢展开，只见上面用细笔密密麻麻写着：“哥，你现在怎么样，急死我了，怕你受不了。我们白天被押送着在全公社游斗，晚上可以回家。听说于成基快押送回来了，有的说要加刑，有的说要枪毙，反正搞不准。解老师已被正式逮捕。汪老师还关在反省室里，他爸有脸面可能轻处理。妈妈的病又犯了，赵医生说让我们给妈准备后事。妈说没事，不看到你回来她是不会闭上眼睛的。爹身体很好，姐姐也好，别挂心。县里尚副书记派人到咱们家里，让你千万别揭发他。前天晚上半夜里程书记来家里找我，让我设法给你捎信，千万不可承认咱们和他是沾边亲戚，也别说认识他，他答应将来给我们找工作。洁珍是个好人，她把她奶奶去世时，留给她的几块银元卖了，用来给你买吃的东西。我已经知道你关在什么地方了，我每隔三两天就到你靠着的墙外用石头敲两下，你听见响声就知道我去看你了。哥，我不能没有你，请你看后销毁。弟弟阁用。”申阁剑看完后，赶快把纸条子放到嘴中嚼碎咽到肚里去了。刚开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说他们是为于成基翻案被抓进来的，可申阁剑却一个也不认识，后来才知道，犯人犯的都是五花八门刑事罪。大家都熟悉起来，也就不再隐瞒各自所犯的罪了，要说也确有几个算得上政治犯。范贵生就算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犯。他原是在土槽乡公路建筑队当民工。他学过几天绘画，总喜欢出个风头。土槽乡街北关的大桥修好后，公社召开竣工典礼会，发现他在桥头刻有毛主席语录的牌子背后，刻了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女人。下面刻着：“亲爱的江青同志”。去年公社以侮辱领袖夫人的罪名，把他关进了派出所。江青被抓起来以后，他满以为自己没事了，于是让家里的人向县里反映，县里清查小组说他不该把江青称作“亲爱的同志”。于是他从乡派出所升级到这里来了。他这个倒霉蛋把牢房的人笑得气都喘不过来。范贵生气得骂了这个骂那个。东坪乡一个结巴，他不论说什么，开口第一个字都是个“球”字。毛主席逝世后，队长向他作了传达，通知他到乡里开追悼会，他结巴了半天说：“球……”队长立即把这件事汇报到大队，大队把他绑起来送到了公社，公社以侮辱领袖的罪把他又送到这里。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球罪”。牢房里还有一个叫泰山的人，本来是个积极分子，村里抓了六个坏人，让他和另外三个民兵押着往汽车上送。临上车时，他问车上一个公安人员：“我去不去？”那公安人员以为他也是被抓来的坏人，瞪了他一眼说：“你为啥不去？”他迷迷糊糊地进监狱，在政策攻势下，他痛哭流涕地坦白交代了他从1949年以来，对历次运动都是持反对态度，并且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的犯罪事实。公安人员骑着摩托车把他那些日记从红薯窖里取了出来。日记上写的果然如他交代的那样，土改时他骂共产党是土匪，他攻击食堂是人吃人，“文革”时他又说林彪是忠臣，“四人帮”垮台了，他又说“四人帮”是忠臣。他很快被判处15年徒刑送到劳改场去了。饥饿远比那即将做成的木笼子令犯人惧怕。做木笼子的两个人，被全体犯人们胁迫着以种种理由拖延工期。大家都在盼木笼子做成之前，能离开这里，早点到劳改场去。再说光饥饿这一条也会使许多人性命难保。“现在都争着喝刷碗水。”申阁剑对范贵生说。“喝了总也可以充点饥，你为啥不喝？”范贵生问。申阁剑说：“没有盐我喝不进去。”范贵生的脸几乎瘦成了一个骷髅，他抓了抓自己的光头说：“我让帮灶的老张回牢房时偷点盐给你。”“那就好了。”申阁剑感激地说道，“这可是万万不能让监狱长或杨金友发现，否则他们会要老张命的。”范贵生说：“李定武已经把被子里的棉套吃了一半。他每天吃饭时都撕下一大块子，揉成小团团，泡在碗里吃。他说还挺管用，感到饿得轻些。”申阁剑皱着眉头说：“那还了得，会得结症的。”“那也比他眼下就被饿死好受。”“贵生，我建议，发动号里全体犯人来一次绝食斗争。”“你不想活了。”范贵生惊奇地说。“只要全体绝食，我谅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着。”申阁剑很有把握地说，“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你对犯人们都说是我组织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还要饿死人。”晚上所有外出干活的犯人们都回到了牢房里后，申阁剑和范贵生分别向左右传达明天早上开始绝食的决定，开始大家都不敢参加。后来申阁剑和范贵生向他们同牢房的人做了保证，出了问题，一切责任由他二人承担。甚至允许他们说是被迫的。就这样全号二十来个犯人到半夜时分才一致通过明天早上开始绝食斗争。第二天早上开饭时，申阁剑房里所有的犯人都端坐一排，一动不动。其他牢房里的犯人们也配合行动。“他妈的，你们这些猪，这些狗，不吃都叫你们饿死，饿死一个世界上少一个坏人。”杨金友大声骂着，叫几个民兵要把饭抬出去往厕所里倒。两个民兵跑进来用皮带抽打靠门跟前的两个人，逼他们说组织者是谁。朱泰赶紧给杨金友咬了咬耳朵。杨金友对两个打犯人的民兵命令道：“你俩先出去。”他又朝准备去倒饭的民兵说：“先不倒。”说罢他到前边请示监狱长去了。监狱长对这事倒比杨金友清醒得多，他骂道：“吃亏就在于不老实！让每个号里选个代表，到审讯室里说明原因。”这下杨金友可慌了。他以为是平时打人太多，犯人们因此而绝食，于是他专挑平时没挨过他打的人。申阁剑虽然被公安和清查小组的人当作重犯，但杨金友对他这样的全县闻名的政治犯，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再说监狱也就在申阁剑大队所在的地盘上。申氏家族几百号人，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他杨金友也是看人下菜碟。还没有头脑发昏到全然不怕一切的程度。因此申阁剑也被挑来当了代表。余建中虽然心狠手毒，但也怕闹出大乱子对自己不利。“你们把闹事的原因说出来，说

得有道理了，我不追究。说得没道理，我非定你们反革命暴动罪不可。”他说话时气得脸色发青，一脸横肉拧成了疙瘩。“我们每人每天的口粮不到三两。石头坡工地上饿死人的事你是知道的。犯人们饿得吃棉套子。我们要求改善伙食条件。”申阁剑不亢不卑地说。

“胡扯！吃亏就在于不老实。你们明明每人每天半斤口粮，咋能说只有三两，那三两吃到狗肚子里？”于建中骂道。“二十多个民兵全都带过一两口粮，都是吃我们犯人的口粮。”范贵生颤抖着说。“他妈的，吃亏就在于不老实，真有这事？”监狱长显得有些吃惊地说，“我上午开始调查这事，如果属实，我按上面定的标准给你们吃。如果没那回事，看我咋收拾你们，不叫你们轮着钻木笼才怪哩！你们回到号里通知全体犯人吃早饭。如果还有谁敢再闹事，木笼子做好了第一个让他‘享受’。”他临出门时，狠狠地瞪了杨金友一眼。第二天下午杨金友被撤职了，原因就是克扣犯人口粮。朱泰接替班长职务。伙食开始有了明显改变。过去那些逮虱子、抓痒、伸腰拳腿喊报告之类的牢规虽然没有被取消也不再执行了。各个牢房里的犯人们都在用不同方式开庆祝会，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申阁剑的牢房里庆祝的方式是每人讲一件自己做过的令人发笑的事。李有强讲得最生动。李有强是农技站的业务员，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抓起来。他讲了他被抓进来前，关在农技站反省时制造的风流事件。对面一个牢房的犯人们，猜着哑巴拳，用刷碗水当酒喝着庆祝。自从杨金友下台后，犯人们便可以在牢房里走动，小声说话。朱泰和申阁剑是一个大队的人，周洁珍每隔几天总给申阁剑送点吃的东西。要不是怕被拉出去枪毙，他倒觉得这牢房里也是人呆的地方。他想：人哪！真是个鳖，鳖到哪儿在哪儿。只要别让死。什么都好说。大部分犯人都出去干活时，他便在犯人们的被子上逮虱子。他真没想到，犯人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可他们被子上的虱子又大又肥，肚子喝得滚圆滚圆。他用虱子的血当颜料，画了个闪金光的太阳，他想这红太阳是我绘画以来的杰作。监狱长始终没有忘记赶制木笼子的工作，他嫌两个犯人做活太慢，踢他们几脚，并下了死命令，如果半月之内做不成，将来做成后让他们两个钻两天“享受享受”。两个木匠吓得心惊肉跳。提起木笼子，最担心的自然是申阁剑。因为牢里的犯人已一批批被判刑后送往劳改场或拉到西河滩枪决。申阁剑的牢房已有两人被拉到西河滩枪决了。监狱里每隔十天八天，便把所有犯人集中在院子里召开逮捕大会，有一天下午，参加会议的一百八十人有一百五十六人被依法逮捕。每宣布逮捕一个犯人，公安人员便把他一脚踢跪在地上，然后五花大绑。这些被逮捕的犯人，没判刑前还住在这里等候定刑。他们的材料已搞清，也不再提审了，他们也基本知道自己的罪过能判几年，于是也不再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只有申阁剑、李喜工他们几个政治犯和几个顽固不化的刑事犯，被不上不下地挂在那里，心里没底。一怕将来钻木笼子，二怕将来判重刑。两个木匠不得不告诉犯人们，再有三天木笼子就做好了。他们相信，再坚强的人，钻进去坚持不了一天，准能被折磨死。“站不起来，坐不下去，上下四周全都是锋利的铁钉子，你们可想而知！”一个木匠眨巴着眼睛对大家说。犯人们听了一个个毛骨悚然。两天后的一个深夜，申阁剑牢房里的门突然被打开。“哎哟，我的妈呀！”监狱长余建中惨叫被杨金友一脚蹬滚在牢房的地上。全牢房的犯人们都骚动起来，纷纷叫嚷着：“咋回事？咋回事？”“不准乱动，都各睡各的！”杨金友说着又骂了起来，“你们这些猪，这些狗！”停了一会儿，对面女牢里一个女人“妈呀”一声，被投了进去。“你这头母猪，母狗！”杨金友不停地骂道。“是不是造反了？”范贵生问申阁剑。申阁剑说：“出了什么事？”他听到女牢里也添了新犯人，估计不可能是造反。监狱长的双手被捆在背后，犯人们既不敢去帮他解，也不敢去嘲笑他，大家只能在心里高兴。“吃亏就在于不老实。”杨金友扛着枪走过来学着监狱长的口头禅说，“你这头猪！”第二天吃早饭时，人们才明白，监狱长和一个军人的老婆通奸时，被那军人逮住，余建中和那荡妇失手把那军人打死了，这一对狗男女双双被送到这里来了。新调来的监狱长，嫌这个官小不乐意干，不大爱管事，甚至不常在监狱里。已经下了台的杨金友并没有被恢复班长职务。他总是瞅着机会报复余建中，要不是余建中把他撤职，很可能被吸收为公安局的合同工，如今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朱泰抢了本属于他的合同工指标。这天一大早就开始下起瓢泼大雨，新监狱长不愿踩在泥里往监狱里来，朱泰家里有事请假了，杨金友发泄仇恨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无缘无故找余建中的茬。余建中不服和他顶撞起来。他找来两个民兵给他帮忙，把余建中关进了那只木笼子。“他妈的，你这头猪，你这只狗！快说，‘吃亏就在于不老实’，说一千句老子放你出来！”杨金友朝木笼子里吼道。“妈呀，妈呀！我以后不敢了，你放了我吧！”余建中在笼子里惨叫起来。“你说够一千句，老子放你出来，少一句也不行。”杨金友踢着木笼子说。“吃亏就在于不老实，吃亏就在于不老实……”余建中像念经一样，慢慢地声音越来越小。两个多小时后，杨金友怕余建中咽气，便把他放了出来，当几个民兵拖着胳膊把他押回牢房里时，只见他浑身上下几十个地方出血，汗水和血水相互渗透，白衣服变成了红花的衣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肥胖的尸体，软绵绵的好像才被捅过一刀还没断气的猪。一天吃中饭时，申阁剑突然发现汪书载从另一个牢房里排队出来打饭，汪书载也发现了。他们互相点头，并交换眼色，示意各自对处境的担忧。申阁剑担心汪老师经受不了这座监狱饥饿的折磨，托本牢房里出去干活的人把一包盐交给汪老师一个号里的犯人，再让那犯人收工回到牢里转交给汪老师。十天后，汪书载不见了，紧接着李喜工也不见了。犯人慢慢地少了，看守民兵也减了，看管得也不那么严了。申阁剑弟弟姐姐和周洁珍通过朱泰，又来看了他一次，并给了他些换洗的衣服和一包吃

的东西，他撕开衣服后发现了写在夹层中的两封信，一封是弟弟写的：“哥，于成基已被判处死缓。解景占仍然没有判刑。汪老师已被强劳，对我的批斗已结束。我想你的问题也不会太严重。我多次都梦见你回来了。我已经不上学了，这样既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又能替你挣回那份工分，让父母少受点罪。姐姐已找了算命仙儿，掐了你的生辰八字，说你不半年准能回来。还说你是大命人，将来大富大贵。哥，你可千万别泄气，要坚强些，屋里有我，你什么也别担心。日夜盼着你回来的弟弟，申阁用书。”另一封信是周洁珍写的：“亲爱的阁剑，你很坚强，终于挺过来了，我非常钦佩你的意志。我没有能力，只是三天两头替你看看父母亲。他们都很好，请你不要挂心，我卖银元的钱已经用完了，今后给你送吃的次数可能要少一些，又要让你挨饿了。我真不忍心。不论你住多长时间，我都会等着你。永远属于你的周洁珍书。”几个月前，申阁剑唯一的希望是能活下去，而当他得知于成基也只是加判成死缓，汪书载仅仅是劳教，他相信自己被枪决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但判刑是少不了的。正应了母亲的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判刑就判刑吧。谁叫自己跳得那么高呢？有朝一日刑满释放回家，一定在家安分守己，小心谨慎，绝不能胡作非为，这监狱是万万不能再进了。宁可在外边吃糠咽菜，当叫花子讨饭吃也不能再来这生命没有任何保障的地方。想到周洁珍，申阁剑的心里又松了口气。他对着刻在墙上的周洁珍的名字说：“洁珍哪，洁珍，你为什么这样善良，难道你是受了上帝的旨意吗？难道你是着了魔吗？你不怕将来生个孩子也戴着反革命帽子吗？”监狱虽然险恶，却给他制造了不少好梦。他感谢上帝太偏爱他了，为什么好事都被他遇上了。他犯了这么大的罪，那么多人揭发他，最后却杀不了头。申阁剑现在的心情好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眼看着一个个希望正在成为现实，例如不饿死在狱中的希望，不被判死刑的希望正在成为现实，出狱后不打一辈子光棍的希望，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最大的希望，他简直是心花怒放，甚至在心里为自己骄傲起来。他开始唠唠叨叨地对他的狱友们讲他的周洁珍，听得大家羡慕不已赞不绝口。“申阁剑，收拾你的行李。”一个民兵打开牢门命令道。“是回家还是转狱？”范贵生悄悄问申阁剑。“不知道。”申阁剑声音颤抖着说。“如果你出狱了，可别忘了我交代的事。”“可能是转狱。”“好像是回家。”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对面牢房里的犯人们都站起来，从铁门缝里看申阁剑。有的高兴地举着拳头以示祝贺，有的替他担忧。“不准说话，都坐下！”看守的民兵训斥道。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